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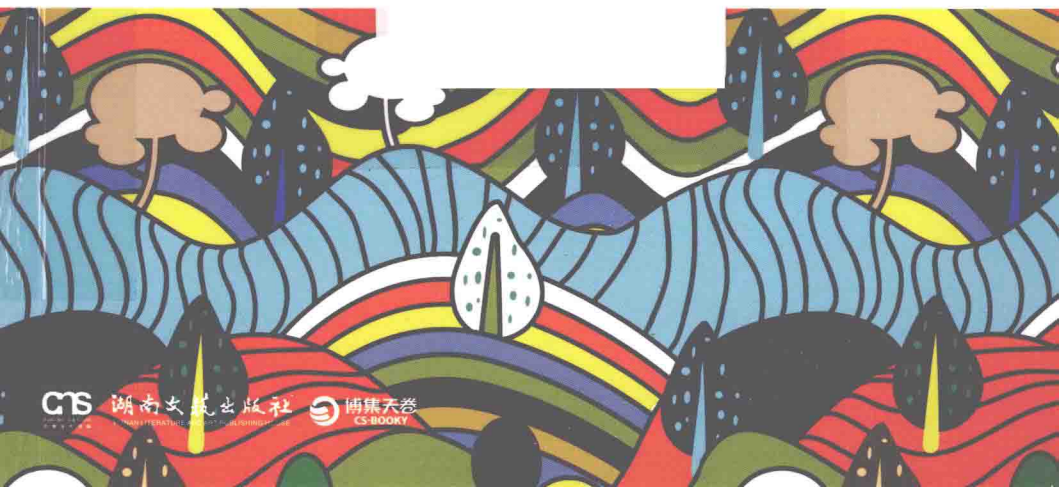
柳林风声

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
青少年成长必读丛书

《哈里·波特》作者J.K.罗琳最喜爱的文学作品
一部曾让罗斯福总统连读三遍的经典童话
周作人大力推荐的“二十世纪儿童文学佳作”

[英]肯尼斯·格雷厄姆(Kenneth Grahame)◎著 方聿◎译

*The Wind
in the Willows*



CN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柳林风声

〔英〕肯尼斯·格雷厄姆 (Kenneth Grahame) 著
方聿 译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林风声 / (英) 格雷厄姆 (Grahame, K.) 著; 方聿译.

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2

书名原文: 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ISBN 978-7-5404-5995-6

I. ①柳… II. ①格… ②方… III. ①童话—英国—
现代 IV. ①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5241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青少年阅读·经典名著

柳林风声

作 者: [英] 肯尼斯·格雷厄姆 (Kenneth Grahame)

译 者: 方 聿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张应娜

策划编辑: 耿金丽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内文制作: 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995-6

定 价: 23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

· 目录 ·

第一章	河岸美景	/ 001
第二章	大路	/ 019
第三章	恐怖的野树林	/ 037
第四章	獾先生	/ 055
第五章	重返家园	/ 073
第六章	蟾蜍先生	/ 095
第七章	黎明前的笛声	/ 113
第八章	蟾蜍的冒险	/ 127
第九章	天涯游子	/ 145
第十章	再次历险	/ 169
第十一章	蟾蜍大哭了一场	/ 193
第十二章	浪子回头	/ 217

第一章 河岸美景



鼯鼠忙活了一整个上午，给他小小的屋子来了一次大扫除，先清扫一遍，再拿掸子四下掸一遍，然后踩在梯子、椅子或者台阶上，一手拎着灰浆桶，一手举着刷子刷墙。最后，一直干到嗓子眼儿里都是灰尘，眼睛也睁不开了，一身乌黑的毛皮上全是白灰浆点子，腰酸背痛，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春天的气息在四周弥漫，吹过他头顶的天空，在他脚下的泥土里蠢蠢欲动。春天带着渴望与无拘无束的精神，一路飘荡进他那阴暗低矮的小屋。他一把将刷子摔在地上，嚷嚷起来：“烦死人了！”“滚蛋！”“让这个大扫除见鬼去吧！”然后连大衣也顾不上穿，就冲出家门了。他

柳林
风声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感觉天上有种力量在急切地呼唤他，于是沿着陡斜的地道一路狂奔。这条地道直通公园里的碎石子车道，住在那里的动物们能够享受清新的空气与明媚的阳光。鼹鼠的小爪子不停忙着，掏啊，刨啊，挖啊，接着再挖啊，刨啊，掏啊，嘴里兀自嘀咕个不停：“就要上去了！就要上去了！”到最后，只听噗的一声，他的鼻尖从地底下钻了出来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，紧接着，他的身子也扭动着滚进了一块大草坪暖暖的软草里。

“太棒了！”他自言自语说，“这可比刷墙好玩儿多了！”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他的毛皮上，微风轻抚着他汗涔涔的额头，独自在洞穴里待了那么长时间，听觉也变得迟钝了，小鸟儿欢快的歌声，传到他耳里就像是在大声喊叫。生活的美好，春天的喜悦，再加上刚摆脱了大扫除，让他高兴地跳起来，穿越草坪，一直奔到草坪另一头的篱笆前。

“站住！”篱笆豁口处有一只老兔子叫着，“这是私人通道，想过去得交六便士！”

鼹鼠神色倨傲，一副很不耐烦、爱理不理的样子，一下子倒让老兔子不知所措了。鼹鼠沿着篱笆飞快地奔走，边走边还挑衅着别的兔子，他们一个个全都从洞口探出头来，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充满了好奇。“蠢货！蠢货！”他冲他们嚷嚷道，还没等他们想出一句话反唇相讥，就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。这下可好，兔子们全都闹哄哄地相互埋怨起来。“看你那样儿蠢透了，干吗不说

他……”“算了吧，那你为什么不说……”“你该这样说他……”说来说去，都是诸如此类的话。当然了，总之就是——来不及啦。

一切都无比美妙，美妙得就像是在梦中。他穿过一片又一片的草坪，沿着矮小的树篱笆，穿过灌木丛，四下里游荡张望。到处都能看到鸟儿在做窝筑巢，花儿娇艳待放，绿叶挤挤挨挨冒出头来——一切事物看起来都那么欢乐、忙碌，都在蓬勃生长。刷墙的责任已被他抛诸脑后，他只感到，在这么多忙忙碌碌的公民当中，就自己一个人闲云野鹤般无所事事，是多么惬意。看来，休假最让人开心的，并不是让自己得到放松，而是同时看着其他人都在怎样地忙碌。

他四处闲逛，不知不觉来到一条河边，这里河面开阔、水流充沛，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兴奋。这可是他生平头一次见到一条河呢。这个家伙光溜溜的，蜿蜒起伏、身形庞大，浪花不停地互相追逐，发出轻轻的笑声。不论抓住什么，它都会咯咯低笑，一把扔掉它们时，则会爆发出哈哈大笑声，转头又朝新的玩伴冲去。那些东西挣扎着将它甩开，可最终还是落在它手里，被它牢牢抓住。它浑身闪耀，不停颤动，沸沸扬扬，打着旋儿，不停地唠叨，喋喋不休到嘴里泛出泡沫。看到这景象，鼯鼠完全被迷住了，就像着了魔一般呆立不动。他顺着河沿一溜小跑，就如同一个听大人讲探险故事着了迷的小娃娃，寸步不离紧跟在大人身边。终于，他再也跑不动了，在岸边坐了下来。可那河还是不停

柳林
风声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地向他讲述，它正在讲述世间最惊险动听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来自地心深处，它要一路不停地讲下去，直到有一天能对着那永远不会厌倦的大海倾诉。

他坐在草地上，打量着河的对岸，忽然看见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，正好就在河面的上方。他心驰神往，心想，要是哪只动物对居所没有过高要求，只希望能够在河边有一处小巧玲珑的住宅，幽静避世，涨潮时也不会被淹着，这倒是个蛮不错的选择。他正呆呆地注视着那个洞口，忽然发现，那洞穴的中央好像有个小东西在闪闪发光，就像一颗小星星那样忽明忽暗。不过，在那样一个地方出现的肯定不会是星星。可要说是萤火虫嘛，好像又太亮了一点儿，也太小了。望着望着，那个闪闪发光的东西竟对着他眨巴了一下，那是一只眼睛。接着，从那只眼睛周围有一张小脸逐渐显露出来，就像是嵌在画框里的一幅画。

一张棕色的小脸，两腮边有两撇胡须。那神色严肃的圆脸上有一双闪闪发光的小眼睛，开始吸引他注意力的那种光就是这双眼睛发出来的。另外，它还有一对小巧匀称的耳朵，一头丝绒般浓密的毛发。

那是河鼠！

随后，两只动物隔河而立，谨慎地打量着对方。

“嘿，鼹鼠！”河鼠招呼道。

“嘿，河鼠！”鼹鼠回答。

“你愿意到河对岸来吗？”河鼠问。

“唉，说得挺轻巧。”鼯鼠垂头丧气地说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一条河，他可是对水上生活一无所知。

河鼠什么话都没说，他弯下腰，解开一条绳子，然后拽过它，轻轻地踏进鼯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条小船。那小船外面漆成蓝色，里面漆成白色，刚好能够容纳这两只小动物。虽然还不知道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，但是鼯鼠的心一下子就飞到了小船上。

河鼠手脚利索地把船划到岸的这一头，停稳了。他伸出一只前爪，小心翼翼搀着鼯鼠走上去。“搀住我！”河鼠说，“现在，轻轻地迈进来！”于是鼯鼠激动又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真的坐进了小船的船尾，这是一条真正的船。

“今天真美妙啊！”鼯鼠说。河鼠这时候握着双桨，正将船从岸边撑开。“你知道吗，这还是我生平头一次坐船哩！”他对河鼠说。

“什么？”河鼠惊讶地叫起来，嘴巴大张着，“生平头一次——你是说你这是第一次——哎呀呀——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啊？”

“坐船真的有那么好吗？”鼯鼠问，很有些不好意思。其实，当他斜靠在座位上，仔细打量着坐垫、桨片、桨架，还有船里头一切让他心醉神迷的设备，感受到小船在身下轻轻晃动时，他早就对此深信不疑了。

柳林
风声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“好？这是世上再美好不过的事了，”河鼠弯下身子开始划桨，“请相信我，年轻的朋友，世界上再也找不到——绝对不可能找到——比乘坐小船四下游荡更有意思的事啦。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到处逛，”他喃喃低语，梦呓一般，“坐在船上，四处游荡……”

“当心前面，河鼠！”鼹鼠猛然一声惊叫。

太迟了。小船一头栽倒在岸边。那个还沉浸在美妙梦境中的船夫一下子摔倒在船底，四脚朝天。

“坐在船上——或者跟着船——到处游荡，”河鼠放声高笑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接着说下去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“待在船里，或者待在船外，这都不要紧。好像什么都无所谓，这就是它叫人着迷的地方。不管你是想去什么地方，或者哪里都不去；不管你是到达目的地，还是去了另一个地方，你总是忙碌不停，可忙的又都是些不打紧的琐事；这件事刚结束，又有其他的事等着你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去做，也大可以甩手不做。好啦，要是今天上午你的确没什么要紧事，那咱们是不是顺水漂到下游去，美美地游荡一整天？”

鼹鼠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腆着胸脯，美美地呼出一口气，惬意地倒在松软舒适的坐垫上。“今天我可要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整天！”他说，“咱们现在就出发吧！”

“行。等一等，一会儿就好！”河鼠说。他将缆绳从码头上的一个环里穿过去系上，然后爬进自家的洞穴，没一会儿，摇摇晃

晃地捧着一只装满了午餐的体积庞大的藤条篮子出来了。

“把它推到你脚边。”河鼠把篮子递到船上，对鼯鼠说。然后他解开缆绳，操起双桨。

“这里面都是些什么？”鼯鼠好奇地问，一边摇摇摆摆将篮子拖过来。

“有冷鸡肉，”河鼠一口气报了一长串，“冷舌头、冷火腿、冷牛肉、腌小黄瓜、沙拉、法国面包、卷心菜、三明治、罐头的肉、姜汁、啤酒、柠檬汁、苏打水……”

“行啦，行啦，”鼯鼠高兴地叫起来，“太多啦！”

“你真的觉得太多了？”河鼠一本正经地问，“我平日出游就带这些东西，别的动物还老说我太小气了，带的东西顶多刚刚够吃哩！”

河鼠的话鼯鼠根本就没听进去，他正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新生活里，在波光、芳香、水声和阳光中心醉神迷。他把一只脚爪伸到水里，做起了悠长的白日梦。河鼠真是好心肠，只管稳稳当地划桨向前，并不去打扰他。

“我很喜欢你这身衣裳，老伙计，”大概过了半个钟头，河鼠才开口说道，“有一天，等我有足够的钱时，我也要弄一套黑丝绒吸烟服来穿穿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鼯鼠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，“也许你会觉得我这人很没有礼貌吧，可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奇了。原来，这——

就是一条——河。”

“是我们的河。”河鼠纠正他的话。

“那么，你是真的在这条河边生活啰？真美妙啊！”

“我就在河边生活，同河在一起，既在河上，也在河里，”河鼠说，“在我看来，这条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也是我的姑姑阿姨、我的好伙伴，它给我提供了吃的喝的，也供我洗洗涮涮。它就是我的全部世界，其他的世界我都不需要。凡是河里没有的，都不值得我拥有，凡是河所不知道的，也不值得我去了解。主啊！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幸福美好的时光啊！无论春夏秋冬，它总是饶有趣味，总令人激动不已。二月里洪水漫过的时候，我的地窖和储藏室都灌满了河水，黄褐色的河水也从我最考究的卧室的窗前漫过。等洪水退了以后，一块块泥地显露出来，散发出葡萄干蛋糕的气味，河道被灯芯草之类的水草塞满。这时，我能够到大部分河床上四处溜达，鞋子都不会被打湿，找一些新鲜食物，还有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从船上扔下来的东西。”

“不过，你有时会不会感到有点儿无聊？”鼹鼠壮着胆子问，“只有你同这条河，没有别的人跟你说话？”

“没有别的人？——咳，不过也不能怪你，”河鼠颇为大度地说，“你是新来的，自然不了解情况。现在，河上已经住了太多人，拥挤不堪，许多人不得不搬走。河上现在的光景跟以往可大不相同了。那些水獭、鱼狗、鸬鹚、松鸡之类的家伙，成

天在你身边转来转去，求你干这干那，就像你成天闲着什么事都不做似的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鼯鼠扬起爪子，指着河那边草地后面一片黑乎乎的森林。

“那个吗？哦，那就是野树林。”河鼠简略地答道，“我们河上居民很少到那里去。”

“他们——住在那边的人，不好吗？”鼯鼠稍有点儿不安地问。

“嗯，”河鼠回答，“让我想想。松鼠嘛，还不坏。兔子嘛，有的还好，不过也是好坏各半。当然，还有獾。他就住在野树林正中间，根本不愿挪窝，哪怕你花钱请他搬家他也不乐意。亲爱的老獾！没有人搅扰他。最好别去惊动他。”河鼠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。

“怎么，会有人搅扰他吗？”鼯鼠问。

“嗯，当然，有的——另外一些动物，”河鼠吞吞吐吐地说，“譬如黄鼠狼——白鼬——狐狸啦，等等。他们也不都是坏人，我跟他们关系还算可以，遇上时，还能一起玩玩。可不能否认的是，他们有时会成群结队寻衅挑事。再说，你没法完全相信他们，这也是事实。”

鼯鼠也清楚，老是谈论将来可能遇上什么麻烦，哪怕只提一下，都违反了动物界的礼仪规范，所以，他明确避开这个话题。

“那么，在野树林之外更远的地方，又是什么？”他问，“就

柳林
风声

The Wind in the Willows

是那个蓝蓝的、隐隐约约的地方，也许是山，也许不是，有些像城市里的炊烟，难道只是天上飘过的云朵？”

“在野树林之外，是个更大的世界，”河鼠说，“那地方跟你我毫无关联。我从没去过那里，也没想过要去；你要是头脑清醒，也千万不要去。以后请不要再提它了。好啦，咱们终于驶到平静的水湾了，该是时候停下来吃午饭了。”

他们离开主河道，驶进一处幽僻的所在，乍看上去像被陆地环绕的小湖。两旁是绿茸茸的青草坡地，蛇一样扭曲盘旋的褐色树根在幽静的水面下微微晃动。前方是一座高高隆起的银色河坝，坝下水浪翻滚，推动着一个不停转动、水花四溅的水车轮子，轮子上方，是一间露出灰色屋顶的磨坊。水车转动时发出单调低沉的隆隆声，可是磨坊里却不时传出阵阵清亮欢快的尖声细语。这情景实在太美妙了，鼹鼠不由得举起两只前爪，一叠声地赞叹道：“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”

河鼠把船划到岸边停稳，把笨手笨脚的鼹鼠扶上岸，然后将午餐篮子拎出来。

鼹鼠央求河鼠让他来把食物准备好，河鼠欣然照办，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休息，任凭他兴奋的朋友去摆弄。鼹鼠抖开桌布铺在地上，一样一样取出篮子里的神秘小包，把它们依次摆好。每次打开一个小包他都忍不住惊叹一声：“哎呀！哎呀！”等到所有东西都摆放完毕，河鼠发令道：“现在，老伙计，开吃吧！”鼹鼠

欣然从命，因为大扫除，他那天一早就在马不停蹄地干活，一直顾不上吃也顾不上喝，再加上之后经历了这许多事，感觉好像过了好些天似的。

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河鼠问。这时，他俩的饥饿已经稍稍缓解，鼯鼠已经能够将眼光从桌布上挪开。

“我在看水面上一串漂浮的水泡，”鼯鼠说，“觉得它挺有趣的。”

“水泡？啊哈！”河鼠高兴地尖叫一声，像在对谁发出邀请。

只见岸边的水里冒出一只闪闪发亮的扁阔嘴巴，水獭钻出水面，将外衣上的水滴抖落。

“贪吃的家伙！”他朝他们的食物走过来，“河鼠，怎么不叫我一声？”

“这次野餐是临时决定的，”河鼠说，“来，认识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鼯鼠。”

“非常荣幸。”水獭说。两只动物立刻成了朋友。

“到处都闹哄哄的！”水獭接着说，“今天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到河边来了。我来到这静水湾，本想图个清静，没想到又撞上你们！……啊，对不起——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应该知道。”

这时，他们背后的树篱那边传来一阵窸窣声，树篱上还厚厚地遮着一层去年的叶子，一个满是条纹的脑袋从树篱后面钻出来盯着他们，脑袋下是一副高耸的肩膀。

“过来吧，老獾！”河鼠招呼道。

老獾向前小跑了一两步，然后嘟囔道：“哼！有同伴！”于是扭头跑开了。

“他就是这么个家伙！”很是沮丧的河鼠议论说，“最讨厌跟大家一起交际！今天别想再见到他了。好吧，跟我们说说，都有谁到河上来了？”

“蟾蜍就是其中之一，”水獭回答，“驾着他那只簇新的赛艇，一身新装，什么都是簇新的！”

两只动物对视了一下，随即大笑起来。

“有一阵子，他一心一意玩帆船，”河鼠说，“过了段时间，帆船玩腻了，就玩起撑船来。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成天就知道撑船，捅了不少娄子出来。去年呢，又迷上了宅船（一种带住所可以居住的船——译注），我们都被他强邀着去住他的宅船，还得装出非常幸福的样子。他当时还打算后半辈子就在宅船里过了。不过，不管他迷上什么，到头来都一样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腻烦了，再去摆弄新的玩意儿。”

“这个人倒真不坏，”水獭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就是没个定性，不够稳——尤其是在船上！”

从他们坐的地方，隔着一个小小洲能够望见大河的主干道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赛艇映入大家的眼帘。划船的那个矮胖家伙大力地划着桨，水花四溅，船身左右摇晃个不停。河鼠站起来跟他打招

呼，可是那个划船的家伙，也就是蟾蜍，却摇摇头，只管专心划他的船。

“要是他老这么用力划桨，过不了多久，他肯定会摔到船外的。”河鼠说着，又坐了下来。

“他肯定会摔出去的，”水獭咯咯笑着说，“我是不是给你讲过那个好笑的故事？就是蟾蜍和那个水闸管理员之间的故事？蟾蜍他……”

一只在波浪中翻滚的蜉蝣，满怀着初生牛犊的勇气和对生活的憧憬，正歪歪斜斜地逆水朝这边游来。忽见水面冒起一个旋涡，“咕噜”一声，那蜉蝣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水獭也不见了。

鼯鼠忙低下头看了看。水獭的话音还回荡在耳边，可他躺过的那块草地现在却空空如也。他的眼光从脚下一直逡巡到天边，却再也看不见水獭的踪迹。

又一串泡沫自河面泛起。

河鼠轻声哼起了一支小曲儿。鼯鼠想起，按动物界的礼节，要是你的朋友突然离去，哪怕是无缘无故，你也不该评头论足的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”河鼠说，“我想咱们该走啦。我不知道，咱们两个谁来收拾碗碟比较合适？”听口气，他好像不太愿意享受这个待遇。